

炕上无眠

周培兴 著



学林出版社

炕上无眠

周培兴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炕上无眠 / 周培兴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80730 - 659 - 7

I. 炕… II. 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3345 号



炕上无眠

作 者——周培兴

责任编辑——叶 刚

特约编辑——刘益民 朱承宏 美 文

封面设计——鲁超楠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 240 1/32

印 张——5.75

字 数——15 万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730 - 659 - 7/I · 131

定 价——2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一

叶 辛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大地上曾经掀动过社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有过这一段经历的知青们,不管是工作在普普通通的岗位上,还是身居要位;不管是失意人士,还是春风得意之人,都在回顾这段岁月,返思那个年代。美术界人士举办了知青画展,文学界召开了“我与知青文学”座谈会,学界同仁们邀请海内外研究中国知青问题的专家教授们,共同召开了知青学术研讨会,报纸和刊物,也分别辟出版面,发表了或长或短的文章。毕竟,这是一千七百万男女青年曾经共同经历,并影响中国城乡整整10年之久的一段历史。更有许许多多知识青年,拿起笔来,一段一段、一页一页、一篇一篇写下了留在他们记忆深处的历历往事。

周培兴这一本纪实文集《炕上无眠》,也是回忆录体的作品。

和近年来知青们写下的很多很多作品相似,周培兴也是从“一片红”、“忠字舞”这些极具时代特征的下乡前夕、下乡初期的往事写起的,遂而写初次下乡以后的种种新鲜感和独特感受,写下和农民们的关系,和知青伙伴们关系,写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及往事里的细节,最终必定会写到是如何离开插队落户的乡村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之交,从世纪之交又到如今知青们普遍地步入老年的门槛,我读过几十本描绘知青上山下

乡的小说、剧本、连贯的纪实文集和单篇的回忆录。有写内蒙古草原的，有写热带雨林的，也有写黑龙江农场的，更有江西、陕西、安徽、云贵农村的。自然少不了像周培兴这样描写长白山下插队知青的。今年初秋时节，我因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团会来到了长白山下的安图县，路经县城的时候，我一定要求车停一会，让我下车站在县城的马路上看一看安图的景致。只因为当年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就在安图朝鲜族的村庄里插队，那几年里，不知有多少书信从安图县的朝鲜族村庄里，寄到我插队落户的贵州省偏远蛮荒的山寨上。走了一段路，我忍不住问一位安图街上的路人，你们还记得当年在这里插队的知青吗？那路人茫然地瞅着我，摇了摇头说：记不得。

我想，正是因为往事易逝，往事易忘吧，曾经经历了那一段岁月的上山下乡知青们，才会纷纷拿起笔来，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把这些青春往事写下来。写的人太多了，作家出版社已经做出决定，要把所有这些作品中感人的篇章，动人的往事，象解放军出版社当年编撰老红军们的回忆录《星火燎原》丛书那样，编一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实文集丛书。

我之所以离开周培兴的《炕上无眠》扯开去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明，尽管周培兴写下的回忆仍旧是那个特定年头的故事，但是他的一篇篇文字里，有着他个人的思考，个人的印记。比如他写到的“家庭出身”这一章，既写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征，又写出了侮辱人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悲愤，更道出了那个年代的荒唐。身处在那样的环境里，人只能是《炕上无眠》。

象当年一百多万男女知青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周培兴终于在10多年前回到了上海；也像许许多多同时代知青一样，他也即将踏进老年的门槛。我完全理解他为什么要出版这么一本书，愿读者朋友们也能理解并喜欢他的这本书。

是为序。

叶辛

序二

中共珲春市委书记 刘有林

四十年前,上海五千八百名知青,跨过千山万水,来到边疆珲春,多年来,上海知青和当地群众的汗水、泪水和血水洒在一起,洒在珲春的这块黑土地上,珲春黑土地因此而更显得蓬勃茂盛、兴旺发达。虽然上海知青大部分离开了珲春,但是,珲春的父老乡亲至今未忘记当年的知青,仍然惦记着上海知青。

知青岁月是一段无法忘怀的历史,今读《炕上无眠》,作者作为当年下乡到珲春敬信的知青,时隔四十年,仍对第二故乡怀有深厚感情,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对这块土地如此了解、熟悉和挚爱,如此深深地眷恋着这块土地,引人注目和惊讶。

广大知青朋友将珲春作为第二故乡,为第二故乡开展各项活动,珲春的父老乡亲倍感亲切,倍感欢欣。

珲春是一片神奇的热土。四十年光阴荏苒,珲春已经成为一座区位独特、景色优美和发展潜力巨大的中国新兴开放城市和旅游城市。

吉林省对外开放的大门在这里打开。依托4个对俄、对朝公路、铁路口岸,和我国从水路到欧美最近点的区位优势,

中俄日韩四国海陆联运航线近日正式通航,东北亚各国通货过客从此多了一条“黄金水道”。

东北亚国际区域合作的畅想在这里实现。1992年3月9日,国家批准珲春为进一步对外开放边境城市以来,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中俄互市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相继设立。坚实的载体、丰富的资源和日趋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招引十多个国家和中国港台等地区的大型企业纷纷落户。能源矿产等六大支柱产业飞速发展。珲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被誉为奇迹般的“珲春速度”。

与此同时,大开放格局的建立,也使珲春得天独厚、特色鲜明的边境风光、民俗风情和迷人的三国游广为人知,中外游客与日俱增。珲春,正是一颗璀璨明珠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事过境迁,今日之珲春与四十年前不可相提并论了,但是,四十年的上海知青仍在珲春人民的记忆之中。

我们衷心希望上海知青和珲春永远心连心,永远保持联系。

胡有年

自序

我家的客厅挂着一幅大型油画《长白瀑布》，我经常细细端详着油画，陷入到深思之中。

长白瀑布来自长白山天池，天池是中朝两国的界湖，也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天池水面高度为2189米，天池呈椭圆形，形如莲叶初露水面。天池湖面面积9.28平方公里，湖面海拔2194米，平均水深204米。天池东北端有一地势低下之处，是池水流出的唯一缺口，宽约二三十米，形成一条天然水道，流到1250米时，便轰然跌下68米高的断崖，形成雷霆万钧、虹霓霞雾的瀑布，这就是著称于世的长白瀑布。长白瀑布几经辗转流淌，形成了图们江。千万年来长白瀑布轰然不止、江水流淌不断，犹如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边无际，永无止境。

知青的命运就如同长白瀑布，四十年前轰然一声，改变了人生轨迹，从此以后，开始了生命史上的一段流程，辗转流淌的流程中有雷霆万钧、壮观异常的瀑布，更多的则是一朵朵的小浪花。而我的这个回忆就是一朵朵的小浪花，或称之为鸡毛蒜皮而已，我就是从鸡毛蒜皮这条路上摸爬滚打过来的，即使是人轻言微，小浪花也会发出声音的。

有人评论知青，说是知青喜欢对自己的苦难遭遇或自吟自夸，或愤愤不平。其实，我既不想咀嚼苦难也不想炒卖

苦难,只是迈不过这一段历史。历史确实不可逆转地逝去了,现今我们还无法穿越时光隧道,让历史的一切历历在目。但是,过去的一切,毕竟没有完全无影无踪,它至少还留下了一些印记,一些标记,就像是滚滚图们江江面上漂浮的残片碎块,裹着浪花一起奔腾而下。我再不抓住一点就会流向海里去了,毕竟历史留给我们知青周旋的时日不多了。敝帚自珍,我何不趁早抓一点,抓一点是一点。于是,就有了文字记录,就有了《炕上无眠》。

实话实说,人做的许多事情,从终结和结果看,意义是不大的,知青当年的所作所为,虽然过后看看不足取,有个别事情当时就可以摇头,但是从生命体验的角度看,自有其价值。就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人类历史和人生其实是一个过程,是一种体验,而不是一种结果。

虽然知青这个过程反差极强,留有伤疤,但是,我想起冰心有诗云:在我记忆的夜空里,伤疤像繁星一样灿烂。

人的一生总要生活在特定的境遇中,而无数个不同的特定境遇,构成了人生完整的线段。面对这个线段里的逆境、顺境和无数个俗境,各人都会因此而产生种种不同的心态,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以历经沧桑的态度看人生,看透了,不仅可使我们对知青命运做出哲理的论释和把握,还可促使我们飞跃到宽容、大度、荣辱不惊的坦然、超然境界。

对于灿烂的繁星以宁静的心态,也应该看得淡一些,选择一种坦然,保持一分清醒。

2008年10月30日

目 录

序一	叶 辛	001
序二	刘有林	003
自序		005

上 篇		001
一片红		003
骑牛		009
游行		012
集体户		016
茅坑		022
雷打不动		025
养猪		029
学赶牛车		032
开荒改水田		034
春耕大会战		038
插秧大会战		041
批判大会		045
村头小河		050
中篇		053
夏锄大会战		055
评工分		060

割柴	064
喝酒	068
阿汪小传	071
吃饱了不想家	076
忆苦思甜	080
贫下中农	085
秋收大会战	091
打场	094
挖地道	097
水库大会战	101
年夜饭	104
下篇	107
民工	109
农村电工	113
家庭出身	115
贫穷	123
参加民兵	126
围捕	131
买手表	135
积代会	138
琿春·敬信·金塘	141
回家途中	147
我要读书	151
上调	156
雪域高原上的洗礼	161
后记	168



KANG SHANG WU MIAN

炕上无眠

上 篇

一片红

我们，初中六八届到高中六六届，被统称为“老三届”，这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人群。在这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特殊人群身上，鲜明地烙下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长的轨迹，从小就天真地以共产主义接班人自居。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理想化的社会幻化出理想化的思维模式，演绎着理想化的人生旅途。在那催人奋发的氛围中，我们喜欢在如火如荼的生活中，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渴望建功立业、报效祖国、解放全人类、甘洒热血写春秋，横刀立马保边疆。

曾几何时，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充满着阳光、鲜花和笑声。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面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
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这就是我们睁开童稚的双眼，所看见的水晶般透明灿烂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开始了无忧无虑、充满梦幻的人生之旅。

可是，梦幻总要醒来。

年轻的共和国，无可奈何地步入由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唯我独尊”、“个人崇拜”状态。

“炮打司令部，一声春雷响”。以老三届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在炮声中应运而生，可惜，好景不长，“红卫兵”如昙花一现，风云变幻，“红卫兵”成了影响安定的烫手山芋，老三届毕业分配成了一个难题。怎么安排他们的出路？于是，“知识青年”顺理成章登上了历史舞台。

196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几十万上海革命群众连夜上街游行，热烈欢呼“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



我在文革初期

队落户干革命，上山下乡当闯将，继续革命立新功”。驻各学校的工宣队也立即行动起来，趁热打铁，为做好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宣传和组织准备。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决定：通过上山下乡安排3年来积压下来的数十万大、

中学校的毕业生。决定六八、六九两届中学毕业生和前两届(即六六、六七两届)余留下来的符合分配条件的毕业生,除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全部动员上山下乡,即实行“一片红”政策。

“知识青年”一词,辞海的解释是:“接受正规教育,掌握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简称知青。”如果按照辞海的解释,所有初中生、高中生、中专生、大学生、研究生都可获得“知识青年”的头衔,而事实上,只有“老三届”中上山下乡去的“毕业生”才能获此殊荣。

实际上,当初的知青不乏我这样的六八届初中生。所谓六八届初中生,就是六五年进中学,应该在六八年毕业的初中生,可惜,入学后第二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六八届初中生其实没有读完一年的初中课程,学了一点令人汗颜的知识。在文化被肆意践踏,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老三届”中上山下乡的“毕业生”一律被冠之于“知识青年”,六八届初中生顺理成章地被纳入为:“接受正规教育,掌握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的范围。根据政策规定六八届是“一片红”,“一片红”就是全体六八届学生一律下乡,不留一个在城里。

更彻底的是,不留城市里,不去兵团,不去农场,而是“插队落户干革命”。

何为“插队落户”,插队落户就是将“知识青年”安插到农村生产队落户,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并以“工分”作为谋生的来源,是上山下乡中“革命”得最彻底的一种形式。

1969年3月1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是一个在今后四十年里被无数次在各类登记表格里填写的日子。这个日子开始改变了一大批“知青”的生活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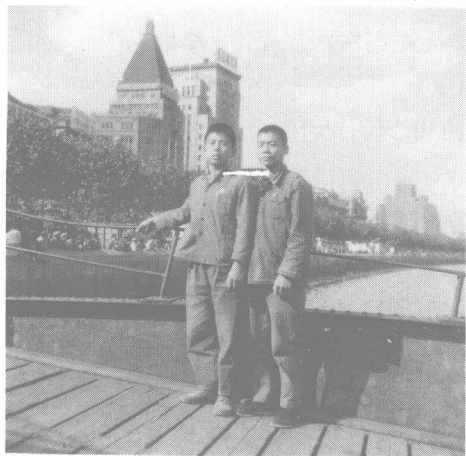
上海市杨浦区一千多名老三届毕业生将作为 12.21 最高指

示发表后的首批上山下乡的知青而离开上海奔赴吉林省延边地区珲春县。

以杨浦区的毕业生作为 12.21 最高指示发表后的首批上山下乡的知青,是上海市革委会经过深思熟虑的。首批知青将是奔赴反修防修的边疆第一线,分布在中苏边境地区。所以政审特别严格,对家庭出身特别重视。杨浦区从上海市乃至全国来说,是著名的老工业区,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区域,有产业工人六十万,其后代都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后代,当然也都是响当当的革命接班人。保卫边疆和建设边疆的大任,“舍我其谁”?

天空雾蒙蒙,沉重的乌云压在低空,一丝小雨似有似无,空气好像凝固着。

下午,上海市凤城中学,校园里高挂着红色的大幅标语:“忠不忠,看行动,插队落户立新功。”玻璃宣传栏里张贴着很多“决心书”、“宣誓书”和“血书”。我最后看了一眼我的母校,连毕业证书也没有的毕业生将离开你了,心里有着难以形容的滋味。



下乡之前

杨浦区首批赴延边珲春插队落户的一千余名昔日的学生,今日被称之为“知识青年”,身穿草绿大衣,大部分挎着“红宝书”,几十辆公交车浩浩荡荡地载着或兴奋异常或黯然无语的“知识青年”向彭浦车站出发!一路上受到